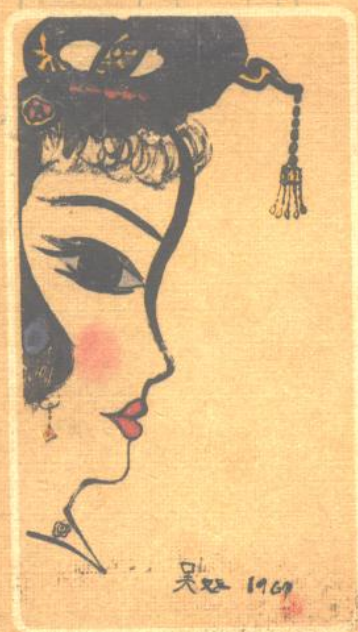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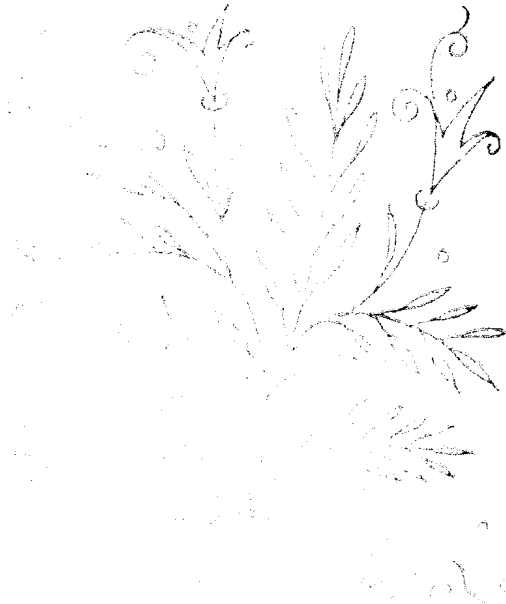
新风霞正忆录

百花文艺出版社

XFENGXIAHUIYILU

K825.7/16

新風霞正憶录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91597



791597

插图：丁 聪

封面题签：吴祖光

新凤霞回忆录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 插页5 字数242,000

1980年10月第1版 198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书号：10151·515 定价：1.04 元

美在天真

——代序

艾青

—

最近读到凤霞的一些文章，我好象从一大堆凌乱的旧书里，忽然发现一个贴照簿，里面贴满了旧艺人和他（她）们舞台生活的照片。这个贴照簿向我展开了对我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我好象听到凤霞坐在身旁和我们聊天，她以平静的心情在回忆往事，想起什么说什么，象一条小溪慢慢地流着，永远也流不完。

这些文章，有的记录了凤霞自己小时候的生活经历，有的是和她同一时代的老艺人的悲惨遭遇，几乎篇篇都是血泪史和对旧社会的控诉。

凤霞在《摇钱树》里，对旧社会的艺人作了沉痛的概括：

“谁能知道当年的女演员遭受的苦难有多少？常言说：‘生在江湖内，都是薄命人’，有多少好演员、红演员落得悲惨的下场！”

“……常有人说：‘干你们这行多好哇，穿红着绿，满头珠翠，多么风流哇！生活得多么丰富多彩呀。’这一些好心的外行人哪里知道我们的苦处？”

她在《拜师难》里，简略地写了自己的身世。

她的“父亲”，是一个卖冰糖葫芦的，她的“母亲”是一个生了四五个孩子的家庭妇女；凤霞在孩子们里面是老大，童年从十一二岁开始学艺，成了“磕头虫”，先后拜了几个师傅，历尽了艰辛。

在《开市大吉》里，写了她穿的衣服都是面口袋染了色缝的，冬天作棉衣，秋天抽掉棉花是夹衣，夏天又抽下一层作单衣；大孩穿了给二孩，一直传到最小的。破到不能穿了，拿破布打“洛褙”做鞋。

《找点活》里，写她拾煤核；到毛纺厂当小工、分线头、扫地。当小工也得早早去排队，工头在每人背上画号码；遇到下大雨，怕号码被雨冲掉，宁可淋着雨把衣服脱下来——为的保住那个号码。病了，发高烧也得去干活，晚上还得上台唱戏。

在《练出艺术魅力》里，写了她勤学苦练、刻苦钻研，从扮演一系列配角终于演上了主角。

成了正式演员之后，所遇到的磨难更是层出不穷的。

在《苏三打狗》里，写的是国民党伤兵带了一只大狗上台捣乱，演苏三的风霞不得不挥舞起鱼枷和狗展开了一场恶斗。

在《神牛的灾难里》里，写《牛郎织女》的演出，她扮牛郎，牵了一头扎着五色彩球的真牛上台。演完了，阿訇到后台要向“神牛”讨个吉利，看了很高兴，不料有谁存心害她，在牛角上挂了一对猪蹄，这可闯了大祸了，回教徒上来揪住她的辫子打她。讨饶结果，罚她请两桌客，“搭”十天桌、白唱十天戏，还要她牵着牛上街示众。

二

凤霞以满腔同情心，记述了旧社会老艺人们的悲凉的生活。

《两大块》里，写评剧演员“一代名优”金灵芝、曲艺演员有名的金嗓子高五姑，最后都落得大雪天死在天津的三不管地区。

《手绢的风波》里，写一个男演员张俊生，“是个艺术家”，抽白面，穷极潦倒，妻子也离婚了，晚上睡草堆，饿得在街上抢年糕；偷吃贴海报的浆糊；趴在地上捡烟头，不知挨了多少次毒打。最后连凤霞演戏用的手绢也被他偷了，凤霞苦苦哀求而且给了几毛钱才还她，他拿了钱又去抽白面了……

《大破台——打鬼》里，写财主把一个学唱戏的女孩子“小黄瓜”逼得在厕所吊死了。

《摇钱树》里，写凤霞小时最早搭班的女演员郭大姐，“人长得漂亮，嗓子好，是个文武全才的好演员”。她喜欢一个青年人，尽管他们感情很深，却不能结婚。因为父母把郭大姐当做摇钱树，看管很严。有一次由凤霞陪着，偷偷地去看那青年。

“……他们见面，那个青年脸色青黄，非常难看。他们在东浮桥下谈心，郭大姐叫我背向着他们，还得站得远远的。我像个傻瓜似的在为他们两个望风……”

“……那个青年要求她跟他逃走，……她拿不定主意。当时我也没有给她想什么好主意，我说：‘你可别跟他跑。女孩子跟男人跑，这是多么丢人的事呀！’”

“郭大姐也知道这不可能：‘他养不活我呀！我难过的是看见他

就可怜他，不看见他可想他，怎么办呀？’她哭的说不出话来了。”

凤霞当时才十几岁，看她哭得可怜，就说：“要是真跟他好，就别这么三心二意。跟他受罪也认了，丢人就丢了！……反正你现在偷偷摸摸也丢人，跟了他就丢个大的吧！”郭大姐说：“不！我不能跟他，他太穷呀。”

那个青年得了重病，郭大姐又由凤霞陪着去看他。

“当时是严寒的冬天，我一人等在小胡同里，冻得浑身发抖。郭大姐说：‘我害的他呀，我错了！’我劝她：‘你跟他跑吧。’‘不行了，他已经起不来了，怕是不行了！’可怜的郭大姐一边说一边哭……”

这就是郭大姐和那个青年人最后一次见面。

在同一篇里，也写了另外几个评剧女演员，都是红极一时的，因为成了父母的摇钱树，无论恋爱与结婚都没有自由。

爱莲君到了二十六七岁就死了。

曾轰动上海的著名评剧演员白玉霜到了三十一岁也死了。

凤霞写的一百多篇，可惜我只读了五分之一的篇幅。

凤霞是含着眼泪在说故事。

祖光说她的记忆力特别强，“脑子象个电话簿”。她具有女性的温柔而细腻的观察力，深刻理解人，感情真挚，写来富有人情味。

这些故事都是从生活中来，记事清楚，不需要虚构，语言朴素，自然，给人一种逼真感。

她善于讲故事，文章有自己的风格，并不十分注意结构，但层次分明，条理清晰，也能自成章法。

她讲故事外表宁静，内心绞痛而从容不迫，把人引进生活

的密林里，一阵阵闻到醉人的幽香。

例如在《手绢的风波》里，写她在演《花田八错》的时候，扮小旦春兰，记述了丫环耍手绢的戏，给人以鲜明而又准确的印象：

“在走‘花梆子’时向台前进，把手绢用右手扔出去，左手抓住手绢当中的部分往回带，顺着带劲把手绢抡圆散开；耍起来用手腕的灵活功夫耍，右手向背后抓住辫子耍辫子穗，两手一同耍，脚下走小旦的蹉步，就是脚尖步。要走一个小圆场。配上打击乐器：小锣、梆子等，看上去很火炽。……准有满堂彩声。”

在《画家黄永玉的好妻子——张梅溪》里，写了梅溪作为贤良温顺的女性之后，写到画家：

“永玉可真是一个热爱生活、特有趣味的人，他家老养着小动物，我还见过他养着几只鸟儿，一窝松鼠……两只荷兰猪……这些动物吱吱喳喳的叫着，收音机里放着音乐，小猫在地上床上跳来跳去，大狗在门口吐着舌头喘着气……就在这样比天桥还热闹的环境里，他不声不响的画画。”

把永玉的性格和盘托出了。

我也问过祖光：“凤霞写的东西，是否经过你的加工？”

祖光笑了，他说：“完全是她自己的。”接着他又说：“我只是改改错别字。”

随着他讲了一件事。他们有一个朋友，外号叫“胖子”，祖光要找他的电话号码，在凤霞的记事本上怎么也找不到。问凤霞，凤霞指出她所记下的电话号码说：“这不是吗？”祖光一看，原来凤霞把“胖子”写成“肚子”了。

我当然相信。因为凤霞的叙事，采取的是平常谈话的方式，语言不求华丽，而观察细微，又夹着许多旧艺人的行话，所有这些是别人不能代替的。

三

凤霞旧社会演过文明戏、时装戏、清装戏、古装戏、京剧，唱过大鼓；她演过不少的传统剧目：《凤还巢》、《红娘》、《锁麟囊》、《棒打薄情郎》、《红楼二尤》、《玉堂春》，还有一些应节的戏：《小过年》、《花为媒》、《洛阳桥》、《白蛇传》、《嫦娥奔月》等等。她的戏路宽，肯下苦功夫钻研。作为演员，她有自己出色的成就——无论表演艺术上、唱腔上都有突出的造诣，所以在解放前已经在京津一带赢得了很大的声誉。

解放后，她从一个“江湖艺人”成了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演了不少新剧目或经过改编的剧目：《杨三姐告状》、《祥林嫂》、《牛郎织女》、《花为媒》等。而使她广为群众欢迎的是一个为宣传婚姻法起了很大作用的《刘巧儿》。

她以炽热的感情歌颂新社会。

起初发现她的是赵树理。赵树理又约了老舍去看了她在天桥的演出。

一九五〇年，她与吴祖光认识。一个是演员，一个是剧作家、导演，志同道合。

一九五一年她在无阻力的情况下和祖光结婚，不久参军（在部队文工团）。

嫁到吴家后，她感到非常幸福，有了真正的爱情生活。从生活方式到文化都大大地提高了。她也交识了许多文艺界的新

朋友。祖光开始帮助她提高文化——就象一个学生似的练习写作文。她和祖光一同拜白石老人为师，想学画。

但是好景不长。

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后，祖光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一九五八年初春，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祖光和五百多个同命运的人一起被送到北大荒国营农场劳动。想不到她也受株连。

曾有人劝她和祖光离婚，告诉她丈夫是回不来了，离婚了对她如何有利。

她说：“王宝钏在寒窑等十八年，我要等二十八年。”

那人拍了桌子说：“那你就等吧！”

她仍在北京以及外地演戏，但是在下列情况之下：不能演党员；不能演英雄人物；报上不作宣传；不断地受到各种的折磨……这都是可以想象的。

然而人们即使在很远的边疆，一听到播送评剧《刘巧儿》，就会听到嘹亮的“巧儿我……”，就会想起凤霞，梳着大辫子，穿着农村花布裤褂，那个敢于和封建制度反抗的姑娘的纯朴的模样……

如今冤案、错案都得到平反，祖光的问题也得到改正，凤霞受株连的影响也早已消除；但是她失去了健康，在一九七五年未能逃脱受“四人帮”爪牙的迫害，导致半身不遂，至今行动不便，不能上台演戏了。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发奋图强，以坚贞顽强的性格，陆续续写了一百多篇文章；她遵照医生的嘱咐练习画画——画

一点花卉之类。朱丹说凤霞的画：“好在不俗”；祖光说凤霞的文章：“一片天籁”；而我却认为：“美在天真”——这太难得了。

从一个戴着“鱼枷”上场的苏三，到高唱妇女解放的刘巧儿，中间经历了数不清的折磨，而她的艺术始终为广大群众所喜爱；如今她虽然不能上台了，但她的唱片，她的文章都传播得更为久远。

一九八〇年一月八日

内 容 提 要

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以她从事舞台生活几十年来的所历、所见、所闻，写下了本集中一篇篇艺坛忆旧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她写到了自己从小学艺、献艺的艰苦经历，也写到了自己的舞台经验和演出体会；她含泪地追忆老一代演员在旧社会的含辛茹苦，也深情地缅怀与当代一些著名艺术家的交往切磋。读了这些朴实无华的文章，不仅可以有助于我们了解舞台艺术和艺人生活，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认识旧社会，从而更热爱新社会。

目 录

美在天真（代序）……………艾 青

过年……………	1
剪窗花……………	4
做鞋……………	7
做散活……………	10
找点活……………	13
开市大吉……………	16
拜三节……………	19
同盟解体了……………	22
大破台——“打鬼”……………	25
唐山的回忆和烧鸡——窝脖儿……………	29
大锅饭……………	32
父亲……………	34
小八红……………	38
小玲子跑不了……………	41
瞎大爷……………	44

“借道的”	48
“跑不了”	51
拜师难	55
儿时学“哭”记	61
拉哭了	66
三笑点秋香	
——我演主角的开始	70
“神牛”的灾难	76
“苏三”打狗	79
一个小伤疤	85
火车站的灾难	88
《五女哭坟》.....	92
散班	96
卖凤冠、蟒	98
照张相	101
关于相声和评剧的两段往事	104
戏装头面	107
画像记	110
剪辫子	114
悲痛怀念	
——回忆小白玉霜之一	118
更深地怀念她	
——回忆小白玉霜之二	126
“为评剧争一口气”	
——回忆小白玉霜之三	131

两大块

——怀念几位曲艺演员	135
对秧歌剧的怀念	138
摇钱树	142
小灵芝的恋爱悲剧	149
“樱桃桑葚，货卖当时”	155
断送青春	159
地下夫妻	162
典妻	167
手绢的风波	172
“元宵”	175
吸毒艺人的下场	178
说说《刘巧儿》	183
说说《花为媒》	194
我演《祥林嫂》	203
积累生活，创造艺术	
——谈谈《无双传》和《乾坤带》的两个唱段	208
我怎样演唱珠玛	213
我演《雷雨》	217
说说《杨三姐告状》	223
说说《马寡妇开店》	241
跟青年演员讲点演戏经验	256
练出艺术魅力	270
跑龙套	275
多听、多看、多学	279

要有理想，下决心	282
和白石老人的父女之情	284
怀念老舍先生	291
怀念梅兰芳老师	297
程砚秋先生对我的教益	301
怀念荀慧生老师	306
难忘的尚小云先生	309
向小彩舞大姐学习	313
画家“小丁”	316
画家黄永玉的好妻子——张梅溪	319
后记	吴祖光

过 年

我的小侄女进幼儿园，外婆买了很多东西，衣服全是里面三新的。孩子们生长在这个社会是多么幸福哇！

我不觉想起自己的童年。我小时住在天津南市贫民区的杨家柴厂的一个大杂院。一院住了十几家，都是贫民，有卖油条的、卖破烂的、卖报的、拉洋车的、拉土车的……他们都是一年到头愁眉苦脸，小孩子也象大人一样的忧郁。

我很小就懂事。我们一家人住一间南房。祖母是半身不遂的病人，不能下地；姑母是寡妇，五十多岁，也住在我家；父亲在妓院卖水果；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弟弟们。除了父亲挣钱外，我姑母和母亲做外活（给裁缝铺做下手活）。我很小就会做针线活，给妹妹弟弟们做小衣服，大盆洗衣服，收拾屋子，生火、做饭；拆大改小都是我一个人的事。

记得有一次过年：母亲和姑母忙外活，父亲忙着添年货，我帮着父亲剥红果皮，洗水果……。过年小孩子们都穿新衣服。我的新衣服永远是用染了色的面口袋做的。过年染一条红裤罩，象得宝贝一样高兴。年二十九晚上睡前把新裤叠好放在枕头底下。这一夜可觉得天亮得慢哪！翻来复去睡不着，突然母亲骂我：“你怎么了？大人累了一天，你还不睡？”好容易